被美国拒签的中国学生：

我们是‘10043’受害者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周呈宣

2019年11月11日，美国时任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题为《美国欢迎中国学生》的署名文章。美国政府近年来也多次表示过“美国欢迎中国学生”。但事实并非如此。近期美方接二连三地拒签了超过500名中国赴美理工科留学生，再次让人们对美方实际作为与表态之间的反差产生强烈质疑。

美方拒签这批中国留学生，依据的是所谓“10043号总统令”。“10043号令”是2020年5月29日由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一项总统令。依据该总统令，美方“暂停和限制”与中国军方有关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进入美国学习或开展研究。此前美方一直声称，中国赴美留学生“受到引诱或强迫，从事胁迫、欺骗或非法活动，并利用相关研究来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在美方给出的一份名单中，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国防七校”和一些中国理工科院校。

时间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换了，“10043号令”依然被用作侵害中国留学生合法权益的工具和借口。在美国东北大学读博的中国留学生丹尼斯·胡接受《宾夕法尼亚大学校报》采访时说：“讽刺而荒谬的是，被拒签的中国学生中，很多人所学专业与军事应用相距甚远，比如金融、商业和艺术。”

已拿到美国高校博士生5年全额奖学金的李宁，也在最近被美国政府拒签之列。他无奈地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我学习和研究的专业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有关，也很需要国际交流与合作。但是，签证官仅凭7年前我就读的本科学校，就给了我拒签。我在美国的学校和老师都为我开具了支持信，非常期待我能尽快去推进相关研究项目，但美方仅凭一纸毫无道理可言的禁令，就让我只能无限期延迟我的学术研究进程。如果今年不能入学，不能按期完成导师的课题项目，我也许只能放弃入学的机会了。”

更多受“10043号令”影响的中国留学生表示，在该总统令的实施过程中，很容易因法令本身边界的难以界定而造成“一刀切”的后果。换言之，等于是美国签证官具有了无条件拒签的理由。

近期被美国领事馆拒签的李研敏就遇到了类似情况。“我本科和研究生都就读于‘非敏感’的商科专业，而此前已在美国开始了研究生课程学习。由于中途回国，目前签证到期。在近期送签的过程中，我先是遭遇了10天的行政审核，之后便被通知拒签，拒签理由正是‘10043号令’。”无法重返美国继续学业的李研敏表示，这彻底打乱了她的学业规划，她现在对未来该如何继续学业感到迷茫。

受“10043号总统令”影响的部分中国留美学生准备对美国政府提起集体诉讼。图为他们在自发建立的网站上发布的宣传漫画和海报。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多次被拒签的王熙然，她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说：“我本科就读于国内一所普通的‘985’院校，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国内美国大使馆暂停了相关业务，我就去了柬埔寨申请美签。但是，因为我的简历中提及了曾参加过美国名单上学校的交流项目，因此被拒签了。第二次面签时，签证官更是什么材料都没看，只是问了一下那段交流经历，就给了我‘白单子’。”王熙然说：“美国标榜的开放包容和学术自由，显得十分可笑。”

拜登政府上台后，对于“10043号令”存在的不公平性始终假装看不见。这也引起了美国舆论和各大高校的诸多质疑。美国乔治城大学近期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由于存在诸多关键的术语和概念没有被定义，这项禁令的范围是不明确的”。除了曾就读某些学校，中国学生也可能因为过去某一段工作经历，或者参加过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等原因被拒签。这份报告说，“10043号令”可能会阻止超过五分之一的中国新生进入美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研究生项目学习。“我们估计有3000到5000名学生被拒签，相当于美国STEM研究生项目每年大约1.9万中国学生的16%到27%。”显然，美国高校的这一数据，直接否定了美国政府一直宣称的“只影响极少部分学生”的说法。

康奈尔大学副教务长温迪·沃尔福德，曾以学校名义致信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对美国相关政策解读的担忧，认为领事官员很可能随意、不明确和过度解读政策。她在信函中说，在继续执行“10043号令”时，“政策解读的不均衡性和不可预测性，都很可能给国际学生及他们就读的美国大学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她希望美国国务院能够就“10043号令”给出明确的执行准则，以防止优秀、合格的留学生赴美就读受到阻碍。

《宾夕法尼亚大学学报》此前曾有报道，宾大校长艾米·古特曼在回复给中国留学生的邮件中，也对“10043号令”表达了不满。他说：“2020年5月29日第一次听到这一公告时，我感到沮丧，因为它对我们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产生了负面影响，并进一步影响了我们作为一所全球研究型大学的使命。”

曾多次被拒签的中国留学生周磊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这个禁令是荒谬的，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和不合理。我们只是通过正规途径获得美国大学录取、进行正常学习的大学生，美国政府却一再给我们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我想，教育、学术本就不应该跟政治挂钩。”

已经拿到美国一所大学物理学博士生录取通知的张哲昊，讲述了自己被拒签的经历：“作为一个清白的学生，我却受到了来自‘10043号令’的不公平对待，仅仅因为我在美国禁令名单上的一所学校读过书。我认为这不可接受。这个存在严重歧视的政策阻断了许多普通学生进行正当学术交流的道路，严重危害了学术自由，更伤害了无数像我一样为了学术梦想不断进取的无辜学生的学业。”

对于美国近期拒签至少500名中国学生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日前表示，美国本届政府口口声声重视对国际学生的开放性，却继续将一个充满偏见和歧视的总统令奉为圭臬，这与美方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理念和欢迎中国学生的表态完全不符，是继续在开历史倒车。汪文斌强调，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根基，学术教育与科技交流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敦促美方正视并重新审议这一问题，停止对中国留学生的无端限制打压，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大批受到“10043号令”影响的赴美学子，决定不再容忍美方对他们的不公待遇，近期自发建立网站（https://www.10043.org/?lang=zh），发起了名为“ANB学术无国界”的行动，并准备对美国政府提起集体诉讼。行动匿名发起人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说，目前已有超过1100名学生参与并支持对美诉讼，坚决捍卫自身权益。他们仍在收集中国留学生受歧视、权益受损的案例，为诉讼作准备。这位匿名发起人说，“已与美国著名人权律师艾拉·库兹班进行了两次对话，拟聘请他作为代理律师。”

对于此前流传的一些不准确消息，上述匿名发起人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进行了独家辟谣：“需要澄清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进入任何筹集资金环节。此前《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的‘已筹集到30万美金’的消息是不属实的。”关于诉讼资金问题，该匿名发起人表示，预计将需要高达75万美元资金来赢得诉讼，这对于作为学生的他们可能是困难的，诉讼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10043号令”受害者维护自身权益、追求学术自由的信念毫不动摇。因为“欺辱和打压仍在持续之中”。

（文中受访者李宁、李研敏、王熙然、周磊、张哲昊均为化名——记者注）

本报北京7月14日电

阿富汗

土印

欲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小茹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3日发表声明称，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工作已完成95%以上。此前一天，美驻阿富汗最高将领米勒卸任，标志着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象征性结束”。随着美军及北约联军的撤离，塔利班近期强攻更多的阿富汗政府军领地，阿国内动荡加剧，安全局势进入复杂胶着的关键阶段。

围绕‘后美军时代’阿富汗局势走向，地区相关各方开始密集磋商应对之策。13日，正在塔吉克斯坦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阐明了中方针对阿富汗形势的最新立场，并强调了三个“当务之急”。

塔利班夺取阿富汗大半江山

自美军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局势再度陷入混乱之中。7月13日，塔利班组织发表声明称：“成千上万的政府军官兵投入我们的怀抱，全国近200个地区已完全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塔利班已经是阿富汗人民的真正领导者。”阿富汗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阿卜杜拉·莫希卜同日表示：“我们正在想方设法不让国家落入塔利班之手。”

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日前出版的《漫长战争日志》承认，自美军5月1日开始正式撤军以来，在阿富汗全国407个行政区中，塔利班控制区域的数量从大约75个扩大到了现在的210多个，政府完全控制区仅剩76个，其他地区则是双方‘激烈争夺区’。有分析称，一旦美国撤军完成，阿富汗很可能爆发内战。

与军事交锋剧烈不同，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谈判却几无进展。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近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承认，谈判难有实质进展，“不得不承认，塔利班取得了重大转折。”

另据阿富汗当地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包括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在内的11名阿富汗政治人物，7月16日仍将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塔利班代表团继续举行谈判。

“阿富汗正濒临另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罗支近日警告说，未能达成和平协议、暴力情况加剧，将导致阿富汗冲突地区的人们逃亡至国内或邻国的其他地方。

美军仓皇撤离 土印粉墨登场？

与华盛顿政客的政治声明相比，7月12日在喀布尔举行的驻阿美军指挥官交接仪式，才是美国正式‘逃离’阿富汗的标志性事件。当天，美军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米勒正式离任，将指挥权交给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陆战队上将肯尼斯·麦肯齐。到8月31日美国完成撤军之前，麦肯齐将负责为阿安全部队提供空中支持，美军少将瓦斯利将领导大约650名美国士兵保护美国驻阿大使馆和喀布尔机场。

参加当天指挥权移交仪式的美国记者坦言，尽管美军在阿富汗扮演的角色要到8月31日才算结束，白宫也未决定未来将如何支持阿富汗政府或打击恐怖主义目标，“但从这一刻起，美国在阿富汗真的失败了”。

事实上，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早已急不可耐地想把阿富汗这个烫手山芋甩给‘盟友’们。

土耳其是一个热心的‘接盘侠’。土总统埃尔多安上周对外宣布，安卡拉与华盛顿已就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的未来交接方式达成协议。按土方设想，美国从阿富汗完成撤军之后，土耳其军队将接手驻阿美军的“所有事务”。埃尔多安7月9日信心满满地说：“土耳其已作好了准备。”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已悄悄向阿富汗运送了大量参加过叙利亚战争的武装分子。不过，埃尔多安的话音刚落，塔利班便发表声明说，如果土耳其维持其在阿富汗当地的军力，将被视为占领军，受到沉重打击。

阿富汗的近邻印度，近来也跃跃欲试。阿富汗驻印度大使法里德·马蒙扎伊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一旦美军完全撤离阿富汗，印度至少应该为阿富汗政府提供空中力量援助，包括训练飞行员、维修飞机乃至提供空中打击支持。据法里德透露，印度已经在向阿富汗提供军事支援，7月10日、11日，印度连续两天派出军机运送武器弹药前往阿富汗，10日飞抵坎大哈机场的印度空军C-17战略运输机卸下了40吨122毫米口径炮弹，11日飞抵喀布尔机场的另一架军机则卸下了40吨弹药。

印度此举也很快激怒了塔利班。7月12日，塔利班在社交平台上宣布‘接管’了印度驻坎大哈领事馆，并将相关视频发布在网上，令印度十分尴尬。此前，《印度时报》报道称，印度一直想介入阿富汗局势，并对战胜塔利班很有信心，宣称印度只需出动20万大军就能击败塔利班。但眼下，他们的领事馆都被塔利班‘接管’了。

土耳其和印度试图抢先介入‘后美军时代’的阿富汗局势，是为了与地区竞争对手抢夺美军撤离后留下的战略空间。但是，有‘帝国坟场’之称的阿富汗已埋葬过英国殖民军、侵阿苏军和所谓‘反恐联军’美欧部队，土耳其和印度在未来的阿富汗局势中将扮演何种角色，目前仍是未知数。

联手稳定局势才是负责任做法

与美军仓皇撤离、土印高调介入相比，以‘上合组织’成员国为代表的地区相关各方加强沟通、携手合作稳定局势，才是对阿富汗负责任的应对措施。

应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外长邀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7月12日至16日对三国进行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外长会等高级别会议。王毅此访的三个中亚国家均与阿富汗接壤，其中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几乎全部被塔利班控制。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与中国在邻近新疆的瓦罕走廊地带也有边界接壤。因而有分析称，地区国家与“上合组织”将如何应对阿富汗局势升温，将是王毅此行备受关注的关键议题。

7月13日，王毅在杜尚别与塔吉克斯坦外长穆赫里丁共同会见记者时，阐明了中方对阿富汗形势的最新立场。他指出，中方支持并期待阿富汗各方本着“阿人所有、阿人主导”原则，从阿富汗自身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通过阿人对话协商，构建符合阿富汗国情并得到人民拥护的政治架构，共同开辟国家新的未来。同时，呼吁塔利班作为阿富汗的主要军事力量，应当意识到对国家和民族承担的责任，坚决同一切恐怖势力划清界限，以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回归阿富汗政治主流。王毅强调，当务之急有三点：第一，避免阿战火扩大，尤其要防止阿富汗发生全面内战；第二，尽快重启阿人内部谈判，实现政治和解；第三，防止各种恐怖势力在阿乘机坐大，决不能使阿再度成为恐怖分子的聚集地。中方愿为此同各方沟通协调，开展外交斡旋，提供必要便利。

本报北京7月14日电

《印第安人法》：

加拿大对原住民的‘合法’掠夺与迫害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胡文利

一个多月以来，在加拿大多地的天主教寄宿学校旧址陆续挖出了1100多具原住民儿童的遗骸。有证据表明，这些儿童在生前经历了“长期的性侵犯、身体暴力和精神虐待”。持续发酵的这类事件，点燃了加拿大民众的怒火，一座座天主教堂被付之一炬，一尊尊殖民者雕像轰然倒地。人们走上街头，高喊“加拿大可耻”“勿以种族灭绝为荣”等口号，并呼吁取消“加拿大国庆日”。加拿大原住民议会负责人埃尔默·圣皮埃尔说：“我们应该把每年的加拿大国庆日作为原住民的哀悼日。”

一座座无名之坟，揭开的只是加拿大黑暗历史的冰山一角。据调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加拿大政府强制将至少15万名原住民儿童送入天主教寄宿学校。根据《印第安人法》1894年修订版的规定，7至16岁的原住民儿童必须在寄宿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剪去他们的长发，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并奉行自己的文化。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指出，加拿大政府的目的，是为殖民者掠夺原住民的土地和资源，并对他们实施“文化灭绝”。

实际上，殖民者对原住民的迫害远不止于此。1876年出台、几经修改后仍然生效的《印第安人法》，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加拿大原住民苦难史的见证。

“非印第安人”决定“印第安人”的命运

联合国把所有世代生活于某一地区的部族称为“土著”。所谓的加拿大“印第安人”，是对除因纽特人和梅提斯人之外所有加拿大原住民（又称‘第一民族’）的统称。这一至今仍在法律中使用的称谓，饱含着“白人视角”的狭隘与傲慢——当哥伦布揣着西班牙国王颁发的“印度护照”、满怀对“印度”的狂热和想象踏上北美土地时，他把那里的原住民称为“印第安人”，这个名词随后被整个欧洲采用。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北美原住民和欧洲各国一样，有着形形色色的语言、文化和民族，但在所有的欧洲语言中，他们都叫“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法》把“印第安人”分为三种：有身份的印第安人、没有身份的印第安人、缔约印第安人。根据该法案，只有加拿大联邦政府备案的印第安人才被承认是印第安人，有资格享有某些法定权利和待遇。如果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或者丧失了身份，则无法享有原住民的权利和待遇。

加拿大对原住民的立法，却没有经过原住民的同意，甚至没有原住民参与。加拿大“公共历史机构”研究顾问约翰·莱斯利指出，《印第安人法》由“占主导地位”的殖民者制定，是加拿大政府单方面强加于原住民的不平等条款。

加拿大殖民者对原住民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在“保留地”规定中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印第安人法》虽然涉及原住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最核心的是土地的归属和分配。《印第安人法》规定，印第安人保留地是“由女王陛下授予合法所有权、划分给某一群体使用的土地”。原住民对自己的土地没有合法所有权，要使用土地须获得印第安人事务部的批准。

“合法”掠夺与歧视原住民

越来越多的殖民者来到这片土地后，对土地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殖民当局认为，建立“保留地”是解决原住民与外来者之间冲突的最好办法。“很显然，这样做的动机，是将保护区之外的大片土地留给新来的殖民者。”加拿大土著基金会负责人艾琳·汉森说。

虽然殖民者口口声声地说，建立“保留地”的目的是“鼓励土著群体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留给原住民的，往往是最不适合发展农业的土地，比如贫瘠的土地或多岩山地。与此同时，最肥沃的土地被殖民者迅速攫取。此外，加拿大政府有权以修建铁路、电网和公路等公共设施为由，在未经原住民同意、也不提供补偿的情况下征用“保留地”，让“保留地”进一步支离破碎。而“保留地”区域的矿产、沿海水域和湿地等资源，也不归原住民所有。

这种以法律之名行掠夺之实的行径，激起了原住民的反抗。贫瘠逼仄的“保留地”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生存资源，更谈不上发展空间。为了应付原住民的抗议，殖民当局1912年成立了所谓“麦肯纳－麦克布莱德委员会”，对原住民“保留地”的情况进行调查。然而，该委员会却根据“保留地”的“利用情况”进一步缩小了“保留地”的面积。正如加拿大地理学家科尔·哈里斯所说，“政府夺走了他们的大部分土地，把一小部分分给他们作为‘保留地’，然后又夺走了大部分‘保留地’。”

哈里斯指出，“保留地”制度不仅夺走了原住民的土地，而且摧毁了已经存续千百年的民族。原住民世世代代以狩猎为生的大家族聚居式生活，被殖民者强加于他们的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活方式取代。传统社会分崩离析，生存资源严重短缺，许多原住民被迫离开家园，到城市谋生。然而，离开“保留地”意味着他们不得不放弃作为“印第安人”的身份和权利，在主流社会的排挤与同化中迷失自我，沦为城市“边缘人”。

由西方殖民者制定的《印第安人法》，不仅体现了对原住民的百般迫害和歧视，还散发着“白人男性至上”思想的恶臭。根据该法案，有“印第安人”身份的女性如果嫁给没有“印第安人”身份的男性，也会失去“印第安人”身份，失去“保留地”居住权和家庭财产继承权。而且，如果她们在婚前没有获得“印第安人”身份，她们的孩子年满21岁时将丧失“印第安人”身份。这一规定却不适用于男性“印第安人”——即便他们与没有“印第安人”身份的女性结婚，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印第安人”身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认定，有关条款违反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损害了土著女性及其后代的文化权利。

殖民者把保留地当作垃圾场

时至今日，“保留地”仍然是加拿大原住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家园；同时，“保留地”也是加拿大生存状况最糟糕的地区。在一个个彼此孤立的社区，贫困、吸毒和自杀是普遍现象，失业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可以说，“保留地”是加拿大这个发达国家境内的“第三世界”。

除了资源匮乏、经济落后，大部分“保留地”还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根据加拿大“联邦污染地行动计划”历时15年调查后发布的一份报告，在“保留地”内发生的污染案件多达335起，受污染土地面积占“保留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这类案件的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报告并未把污染源不在“保留地”界内的案件计算在内。

历史上，工业和企业对‘保留地’的污染事件层出不穷。N´dilo是位于加拿大北斯拉维地区的一个原住民‘保留地’，自从1948年大奴湖巨型金矿开工以来，该地区的砷含量急剧上升，仅1951年春天就有至少4名儿童死于砷中毒。该地区的砷污染问题到现在仍未得到解决，连一些学校和居民区土壤中的砷含量都在工业用地砷含量上限的3倍以上。

另一桩耸人听闻的污染事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Grassy Narrows“保留地”发生的水银污染事件。一家生产纸浆的工厂在该“保留地”河流的上游地区倾倒了10吨水银，导致该地区渔业遭受重创，多人中毒身亡。加拿大联邦政府一再拒绝治理河流污染，让遗毒危害至今。2016年对安大略省鱼类汞含量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Grassy Narrows地区食用鱼类的水银含量位居该省第一。面对外界的质疑和确凿的证据，加拿大政府仍坚称：“加拿大对环境污染有完善的识别、评价、修复和风险控制体系，完全符合联合国公约的规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自身在人权领域的累累罪行和斑斑劣迹，一向以“人权教师爷”自居的加拿大政府闭口不谈、置若罔闻，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以人权为幌子，带头对中国进行抹黑攻击。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言，加拿大根本没有资格对别国人权状况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加方应正视自身在人权领域的严重问题，对历史和世界作出应有的交代。

本报北京7月14日电